四庫全書

史部

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宋　李燾　撰

宋論

臣燾曰臣嘗謂宋武帝以英特之資鋭意征伐之事先定巴蜀乃鳴金鼙鼓驅江南之衆以與夷狄從事於中原義旗東舉則慕容出降天戈西指則姚泓就縛中國之氣至是亦以振矣故臣論六朝之君惟吳善守而武

帝善攻善守故曹氏雖强而不敢攻善攻故能因五胡之衰而撲滅之方武帝入關之初晉之遺民垂涕相賀魏兵雖衆翺翔河上不敢出迎其鋒其事亦可見也使劉穆之不死武帝無後顧之患得少留於中原震之以威名壓之以重勢狥三秦悦附之意因諸將戰勝之鋒以平殄北方之餘寇則拓跋之魏赫連之夏無復有遺種矣天下其有不混一乎雖武帝功未克就而能於元魏方盛之時摧燕誅秦挫其鋭氣使魏明元褫魄喪膽

落祈哀請和其子太武雖能盜其河南四鎮而瓜步之役土不闢一廛兵不戍一城受辱於盱眙惶遽以歸非武帝之餘烈預有以挫之則元魏回山倒海之勢必不如是而止也若武帝初無征伐之功元魏先人舉事今日并燕明日并秦又明日并夏并蜀先據天下之腹心且居江南之上流至於太武兵臨瓜步則其為劉氏之禍決不細矣裔夷不能陵中夏左衽不能皴衣冠雖江南人謀之善抑亦彼蒼之陟鑒在焉故元魏方强而武

帝震揚兵威以逆折其鋒上天祐華之意昭昭如此及文帝窮兵黷武孝武明帝疑忌大臣宗室而武帝之業遂衰惜夫

王康守金墉城

臣燾曰民有怨心則可與之戰民有固志則可與之守若居無常守養無定業平居猶可共處緩急則皆四散雖有江山之形亦不足恃以為固故古之守者必先謀其所畱百姓之心使無反顧之念則雖有百萬之寇環

於城下不足憂矣是故善守者恃民不恃兵於草昧之世壂營菑難若皆恃兵以守又安得而給諸故以兵守者非守之妙也宋武之失在於專用鬬將以撫新附使恃力盡而城亡誠使武帝得如王康者數十人分守新邑鎮撫疲力與之耕桑共為死守而選賢將提重兵據要害以為之臂援則新復之地有不能守者乎

魏謀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

虎牢滑臺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鋭此危道也不如分兵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絶望南救彼必沿河東走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臣燾曰兵以勢攻以氣守昔者秦嘗欲攻諸侯嘗欲和秦非能攻諸侯非不能守乘戰勝之威而勢在秦諸侯之氣已折而不敢敵故善用兵者作其勢以攻蓄其氣以守攻則使天下莫敢拒守則使天下莫敢窺此善之善也崔浩之言未覩攻守之妙也彼徒見夫殷浩褚裒之敗而苻氏之不能克襄陽以為南人長於守城野戰則不足憚而不知夫春秋之時吳楚遜其兵於諸侯邲之戰艾陵之戰黄池之爭齊晉之所不敢敵至於六朝

之際謝玄之所用以定三魏宋武之所用以平齊秦陳慶之所用以取三十二城卒至洛陽者皆江南之人也安可謂之不長於攻特永初之際王康以將懦攻則輒敗固圉其卒以守爾使有賢將能作吳楚剽悍之氣乘索虜之不備以爭中原又安往而不得志故弱敵而不戒禍莫甚焉使江南而有人則崔浩之言豈不為魏氏之深禍

魏人再取河南

臣燾曰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攻城掠地所以來其民者易布德行惠所以畱其民者難秦之既亡金城之地劉項俱能取之究其所終歸于漢豈非所以畱之者有不同歟宋武帝以龍虎之姿有并吞五胡之意舉河南如拾芥而失之亦同棄梗得失之間何其易也葢武帝知所以取之爾當其時百年之餘民望晉之心可謂深矣若於始至之日布德惠表忠良用賢守令鎮撫疲民以慰百年之望則雖有強暴之敵懷侵陵之

志慕義之人決未忍輕去中國也惜夫武帝之不知出此

赫連定約伐魏魏主破定因寇河南

元嘉七年八月己丑夏主遣使求和約合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虚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以此觀之儜兒情見不過欲固河自

守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鎮蒲坂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遂南遁丙子魏安頡拔洛陽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

臣燾曰凡國交遠而攻近未有交虛而攻實者也遠交

所以害敵近攻所以利已昔秦嘗交齊趙攻韓魏齊趙足以害韓魏韓魏折而入於秦秦益以强此秦之所以為計也至於赫連定摧敗餘根而宋文與之連衡恃以破魏若為魏所破則吾之心先怯而敵之氣必怒以方怒之氣敵已怯之心不戰先敗夫交之本以害敵而適以怒之本以為利而反致害焉不亦惑乎

洛陽虎牢失守垣護之王仲德欲守滑臺到彦之棄城去青兗大擾

元嘉七年十一月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運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耶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敵去我猶

千里滑臺尚有强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

奔胡陸青兗大擾

臣熹曰兩軍相持勝負未決一進一退國勢所繫不可不謹劉項之在京索曹袁之在官渡皆以十一之衆相持經年莫肯先退先退則其勢屈雖欲復振亦難為力

故古之人重其退到彦之歸江南之衆以與敵爭前軍雖敗而中堅所統精卒重兵尚未損若棄釡破甑焚舟并糧斷其回望而告之以無所歸置之死地并力一戰未必不成功何遽走乎師未見敵曳兵而走自沮其勢騷動內外驚懼遠邇棄甲於無用潰民於不戰是自為敵攻也擇將不善禍一至此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文帝元嘉十一年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

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之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固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黄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

炬（其呂切，火炬也）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燾曰士有所恃而後敢戰敵有所畏而後不敢拒敵者在我不敢者在敵未戰而勝負判矣蓋戰者卒也所恃以戰者將也知吾將之足恃而後士勇於戰故威名之將人主之所崇重也劉氏自滅秦之後爪牙股肱誅戮殆盡其所餘獨檀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銷敵人之氣用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忍殺之乎

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李勣蓋地無常勢强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

魏冦青兖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二十三年帝以魏冦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兖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寇三萬矣三曰募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

斡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臣燾曰古之君子敵國相持必為持久之計以待機會之來使兵動而不困民安而食不乏外不失所以養兵内不失所以為國然後可以有萬全之功曹操之謀天

下先由許洛司馬懿之謀吳先由淮泗諸葛亮之謀魏先由渭南先謀根本後謀攻守此策之上也六朝之際南北相持百年之敵兵出征討誠不可一舉而平若不先為根本之圖歲歲興師歲歲運糧如是不息國不待戰而危矣故何承天之計大佃積穀非惟進取之良規抑亦固守之長策

以皇子鎮彭城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

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

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臣燾曰事有所甚利聖人不顧有所甚害聖人不避非惑於利害也亦有所就而已人有所寶之器必使子弟守之勁兵重地天下所愛而聖人往往付之它人聖人之智豈不知此以為使子弟守之子弟而不才為敵人有不若使它人守之它人之才尚為吾有天下利害無全擇其多者而就之斯可矣當宋之初彭城之地水陸

要衝彼此所爭而必使幼子弱弟横居其任蓋其心以桓温蘇峻之禍為可慮也而不知義康之棄城辱甚於桓温義宣之内逼痛酷於蘇峻人心無常奚可預定委任忠賢不亦安乎

上議北伐羣臣固諫魏王分上書論和好之便

臣燾曰凡兵有餘而用不足則養威蓄鋭不見其形所以養也數出並出雷奔電掣所以用也養則人莫能測用則人莫能禦未有嘗養而輕用以虚耗其氣者昔越

踐之謀吳弔死振貧斂形匿迹二十二年不敢輕動吳隙既開一舉而夷之可謂知所養知所用矣當宋之初養威不動堅守其所猶有懼焉奈何遽然出兵見其不足之形於外使敵知吾不能為而無所憚吾之士知敵之不可當而有所畏以無所憚之衆臨有所畏之卒宜乎一鼓而南莫之能禦矣故古之善用兵者如養赤子日摩月撫以待其壯壯而後用於一舉一舉而勝再則銳三則有不可敵之勢一舉而敗再則疑疑則有不敢

戰之心不可與不敢之形見則雌雄分矣故古之人用兵謹於其始

蕭斌王玄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逼虎牢聞玄謨敗乃還

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王玄謨沈慶之申坦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斌遣玄謨進攻滑臺隨王誕遣柳元景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龎法起將兵出弘農龎季明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又遣安戀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麾下散亡畧盡十一月甲午克陜城龎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退敗魏軍深入栁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臣燾曰兵有所不攻有所必攻兵强則攻敵之必救所

以擣其巢穴而為一舉之計兵寡則攻敵之不顧所以養吾之邊鄙以為攘奪之資如此則可與言攻矣當南北之相攻計劉氏之力一舉而未必能破魏得地未必能堅守不若并為一道竭力以事關中蓋關中者敵所不救吾所欲得關中在魏山河之外千里而爭河北空虛畏吾之擣其心腹故其救之也必輕而聞吾得關中則可以外連巴蜀秦蜀恥則吾之臂益强并力爭之則其赴之也必鋭以輕救之衆當盡鋭之師則王蕭之兵

必不空行不空反矣而不量力度徳以數萬之師分為數道一處偏敗衆師皆擕是自敗之道也

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宋 李燾 撰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

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懟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募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賫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槖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得黄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

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示結姻媛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竟不成婚

臣燾曰兵者天下之所共惡强天下之所惡從一人之所欲民必違之無民將誰與戰故古之謀其敵者必先惡之於其民城濮之役楚欲戰而晉辭焉所以使民之

惡楚也楚是以敗邲之役晉欲戰而楚辭焉所以使民之惡晉也晉是以敗宋文河南之師父戰死于前子鬬死于後厭兵之心可謂甚矣魏人以偃兵息民之意來告於宋其誠與否雖未可必若不從焉則無厭之過將在文帝不如從之因其間合餘燼收遺民撫摩訓練其終能不變吾將何求如其自變則吾民必怒彼衆必懈以方怒之勢攻已懈之心則勝負不待戰而決文帝不行此道疾衆以爭曲在我矣其何以勝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走

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城一夕而成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下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

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病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入淮又勅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魏主燒攻具退走十一月青齊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大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辛酉以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臣熹曰南北分立幾三百年地土之形廣狹不齊人民之性勇怯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見之矣北人三用其兵於南三大敗焉以曹公之智困於赤壁

苻堅之盛敗於淝水佛狸之勇走於瓜步其勝負之理幾不可以勢論以為上流得失勝負所在者是一論也水土之性有所不同者是一論也攻守之技各有所長者是一論也是皆言其勢而未達其理臣以為師欲恐故理欲直使吾無所慊於敵而敵有所愧於其衆曲直之理一分勝負之形自見故曹公懷吞漢之意二袁二劉張繡吕布天下雄俊禽滅殆盡又復舉兵臨江意欲并臣孫劉無厭之心其孰能忍江南君臣寧有戰爾而

不為之下吳人一怒孫劉齊奮而操不得不走矣是雖據上流之勢割長江之半而何足以勝吳司馬劉氏雖微弱不振而禮義之主正朔所在四方萬里所共尊仰苻堅佛狸恃其犬羊之衆欲盡臣南北之民中國而無人則可矣使其稍有知識誰忍甘為左衽故江左之人或戰或守共出死力所不敢辭晉宋一怒士民俱憤而秦魏不得不敗矣雖使雜兩淮之衆持久攻之具而何足以勝晉宋故彼此之辭異而曹困於孫華夷之義分

而秦敗於晉魏屈於宋三者之敗非敗於兵而敗於理故欲戰者先申其理以怒其士晉避楚師非弱也懼楚人之怒耳漢數羽罪非强也欲漢民之怒爾士以氣怒方可與戰蓋所以戰者氣也理直則氣奮曲則氣沮理有所屈衆何足恃而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强弱又何足言區區焉求之於末其或未之思云臣因瓜步之戰所以備論其理

魏人瓜步之役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無

餘

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兾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趦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臣燾曰古人并天下者必有勝天下之計將良士勇所當必破非上兵也轉戰終日闢地千里非上兵也此不足以勝天下固也勝天下有道傾其敵而已傾其敵有道反其政而已故君猶水也水因地而制流君因敵以制政使吾之善日聞敵之惡日著則勝負之意當有所在故劉項之相持袁曹之相敵項專為暴而劉專為義袁專為亂而曹專為整而天下卒皆歸於劉曹故彼所不為我所必為此所以勝天下矣當南北分裂之時北

敵雖強犬羊之性尚未革也兵鋒所過屠戮殆盡豈人之所忍為此殆天所以資劉氏而使之為計文帝固當反其所為用齊頃越踐之策以撫摩其人民而擇大臣如羊祜祖逖者以鎮撫其邊鄙布德惠行忠信使遠人欣之如此數年愚將見宋臣之憤惟恐上之厭兵而河南北之餘民憂王師之不出也而文帝不行此道糜爛其民疲戰以爭所行之事與索虜無大相過者政均而勢不敵宜乎反為人之所勝也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見前段

臣燾曰古之善用兵者能移民之性而用之五方之性怯勇不齊而善用者能使之為一秦人勁晉人悍當輕用之吳人脆蜀人懦當重用之昔者武侯之用蜀用以法孫權之用吳用以將為節制之師不動如山攻掠如火故對魏而蜀人不敗遷潘呂之徒將如龍虎士有所恃故對魏而吳人不敗移吳蜀之人為秦晉之性兵家

之用至此而後神矣宋文當攘奪之際用輕脆之衆而欲爭勝負於中原其所用之將何人哉提不教之卒坐作不齊進退不一將怯而士亂以當秦晉之鋒喪師不亦宜乎

上攻河南劉興祖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上意存河南不從

元嘉二十八年三月上聞魏世祖殂復謀北伐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

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將領之直入其心腹云云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臣燾曰為國之道知攻者强知守者安備敵之所不必攻空勞其民與不守同得吾之所不能守自耗其兵與不攻同南北相持之際河北固不可攻蓋其地遠雖攻而得之必不得守河南亦不可攻蓋其地平雖得之而守之必不固劉氏父子欲爭難守河南再舉再敗猶不知悔復圖進取可謂不知所攻矣而劉興祖為之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不知當時之兵力能遂一舉掃清河朔乎如其未能雖得中山聚兵積糧前有堅敵後有

繼援其能久存乎以秦人之强不能越韓以取綱壽以元魏之盛不能越淮而取鍾離況新造之國而可以輕議人之腹心乎文帝之攻河南固為失矣而興祖之計亦未為得也其君臣之謀如此乖繆將何以圖人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秋八月諸軍攻碻磝治三道張永等當東道申坦等當西道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

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乏食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歴城

臣燾曰國小而數用兵禍莫大焉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産而欲與萬金之子較其智術人皆知其必敗蓋其力未足以充其所爲而輕與人爭是自困也南北之時較

江南之兵不居北之一較江南之地不居北之五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養威積力十年而後動必勝而後舉猶懼其不能全焉可輕用之以僥倖其或成故文帝在位不三十年而七用其民一取秦三取周四取魏屢舉而屢敗故文帝之計是自攻之道也

孝武惡荆江揚强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虛耗

武帝孝建元年初晉民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

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強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太傅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旣有見成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旣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復請合二州上不許

臣燾曰治國如治身心腸四體將養調治緩急各自有序人失其序則疾生之國失其序則亂生之古之人蓋憤焉是故漢都關中而重梁唐都關中而重鳳翔舉七國之衆不足以敵梁舉天下之衆不足以敵關中此漢之所以處鳳翔之勢足以蔽唐之西門京師之府兵足以制天下之藩鎮此唐之所以處勢也內外重輕各有其體此其所以能有天下晉氏南遷以揚州為腹心荆江為臂肘積貨財聚甲兵使之常重勢當然也當無事

之時使强藩悍將內有所畏當有事之際使腹心屏翰外有所恃此實經久不易之道而劉氏父子偷目前之利破長久之規文帝虛內事外而江州之文武罷武帝强支弱幹而荆揚之勢分其後明帝之亂會稽遂為賊境而朝廷所保僅百餘年齊之末蕭氏弟兄亦欲聯郢雍以圖天下虛心腹肥支體遂為後世深患可不戒夫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

地魏慕容白曜又攻陷三齊

太宗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
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畢衆敬豫章
太守商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欲
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
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虚正須單使尺書今
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寇為患方
深考之國計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
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孔

伯恭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張窮奇出西道
救垂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彭城幾陷而
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絶其糧道三年
永等棄城夜遁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
等於吕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
與沈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
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
西之地二月無鹽常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

不附於魏魏遣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至無鹽中夜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臣燾曰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臂指壯股肱良而心腹

得安得為之處宋高祖南向而王雖江揚千里之地以為心腹而亦恃青齊兩淮臂肘相用有以救吾之急而為敵之後虞安危之地在於此矣孝武若能計上世之事順武文之迹並建親賢以守要害則雖有强暴之敵尚未有窺覦之患也而乃不信忠臣不親宗族以地與賊使為亂階者其任使非也明帝立又不悟忘山海之量較臣子之短既不能弱又不能强兩淮三齊相次淪胥斬刈臂肘棄以予人頭足離落塊然獨處所以不死

或有待爾其救敗非也江揚之勢遂弱而不振者是二主之罪也

沈攸之既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强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三年五月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淮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强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

州刺史將兵北出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臣燾曰將以戰敗而怯者庸將也輕於用敗兵重於用勝兵者賢將也常人之情挫則氣折敗軍之卒不可復用惟賢者為能激其敗而使之怒忽然有不能平之心則勃然有不可已之氣乘其氣而用之可以當十為將

至此而後可以為善用兵馮異常敗於赤眉吳漢常敗於公孫述皆能因之以有成功蓋知所以激之耳沈攸之若乘呂梁之敗收合餘燼激厲士卒斷髮損冠以圖勝敗則前日之敗未必有不為今日之勝而救齊之命堅不欲行其志已折矣旣而敵有俘馘之遺而三軍喪氣上下之心先已怯矣其何以戰再敗不亦宜乎

魏將慕容白曜取青兾之地

四年五月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

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

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

節坐齋内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

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

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

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

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兾之地盡入於魏矣

臣燾曰地有遠而不可棄近而不必取非識天下之勢

者不足與論此昔者秦棄韓而先取蜀漢棄匈奴而先取西域有欲利之心不爭於市而爭於野此固衆人之所不識蓋資富强益形勢為不可棄非智者固不能知當南北之際青齊之在建康土地迂遠形勢僻左或得或失若不足與於存亡宋武勤身殘民百戰而取之其意必有所見以為之蓋以為三齊富彊裂其地足以肥國分其衆足以益兵天下無事可以揺幽冀由此以守則守可固由此以攻則攻可必此吳之左臂明帝斷以

與敵無甚痛惜不知身之孤立而不能與人鬬也

齊論

臣熹曰高祖以豪傑之資擁江淮之阻君臣固守而拒北人當開國之始命良將守壽春因時制變堰水灌敵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北人之兵破敗困折不敢復進當此之時上下一心有意乎固守以待天命矣既而無故交兵遂妄開邊隙是猶有攻敵之志也以創業之君不為一定之計以遺子孫宜乎後世之不振延及海陵

内有相謀不暇外侮而敵人拱手視之義不敢近以此益知正朔之國天意所同雖使國内無政猶或陰為佑助不使虵豕之衆得輕肆毒於南也明帝承基雖材非上聖而其佐四朝歷内外其彼我之勢亦備知之矣當即位之初魏之孝文遷都用師自任已意君臣相圖父子自亂此可以出而乘之齊人熟視不知所為可謂不知攻矣使元魏無能觀兵於沔取其五都齊師閉壁而不可出可謂不知守矣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天啓魏衷

自吐欲和之言齊若屈已先求於魏魏必欣然從之而吾得以休息於内而又不能和以緩敵齊之無謀可謂甚矣至於後世棄要害之地内之於敵又無足論嗚呼善觀國者不觀其强弱觀其所以用之者何如爾能用其强則强而不折能用其弱則弱而不危昔者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越王之與吳漢祖之與項羽其初若屈終復能振蓋其當時之謀遵養時晦以待天命驕敵之志而去其備息民之力而養其全待機會之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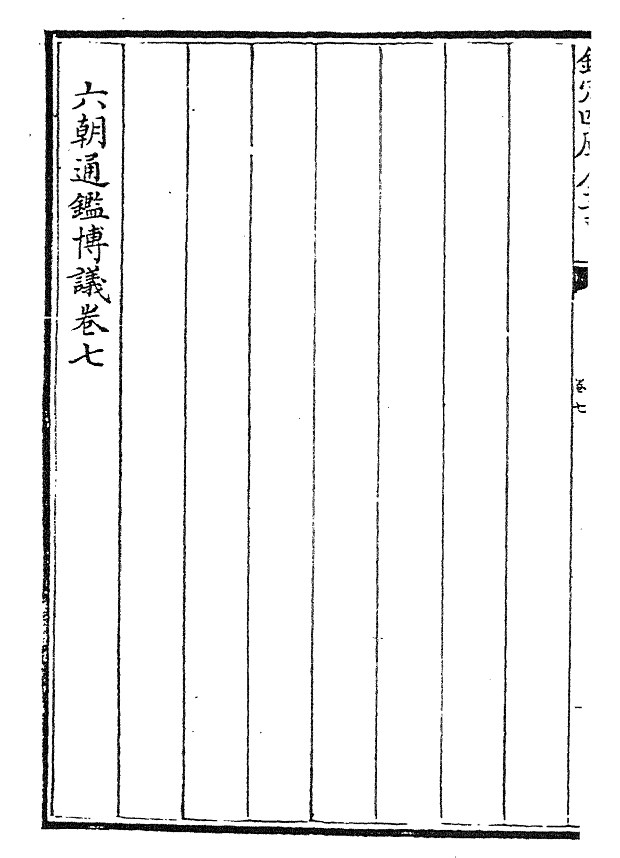
用之故能有成功齊之初雖若不振苟能屈志以紓敵養民以待時因江淮之險固用荆楚之剽悍行於天下何遽不若人哉惟其攻守之不當和戰之失宜故比之前代為衰弱焉

魏寇壽陽鍾離垣崇祖擊破之

建元二年正月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劉懷慰作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懷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

壽陽將戰袒西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乃於城西北堰淝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肩輿上城晡時決堰水下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臣燾曰兵有氣機有地知氣之機可以戰知地之機可以守兵不必多地不必廣能使之必勝者用其機而已當齊之初造而索虜侵擾謀奪我要害之地謀為我腹心之病其除之故不可緩而當時勢力出兵逆戰則衆寡不敵分兵守城則氣勢不合故垣崇祖因水之勢利而用之用力少成功多不勞而走敵可謂能用其機矣



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牟　焜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宋 李燾 撰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為魏所掠殺

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桓標之兖

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蠭起為寇盜二年三月摽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摽之等皆為魏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

平城

臣熹曰凡民有所愛而後輕來有所恃而後重去知吾德之足愛知吾勢之足恃則去就之機決君鰓鰓然慮吾之不足恃其憂敵之來則留處之心必不固矣古之

人當爭奪之交耀兵卻敵求張其勢謀所以畨其民也故諸葛亮不能赴三郡之急終身不能臣魏非其德薄勢不足恃耳南北分裂冠帶之民陷為左衽而眷戀之心未嘗一日而忘中華桓摽之等不遠千里而赴愬於齊齊之君臣閧閧往救猶恐其緩而使偏將輕兵逗遛觀望成敵人之勢於必勝置向義之徒於必死使遺老殘民知吾之不足恃敵之為可畏自是北人不復來矣

魏孝文遷都洛陽

永明十一年魏主召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建武元年二月壬寅使羣臣更論遷都事八月戊申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子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戊辛魏主至

洛陽

臣燾曰臣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裔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長蛇之性荐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有之其無中國甚矣於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罰孝文遷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畏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

已連歲南伐卒以不還傳世一再女主擅朝姦臣竊命而拓跋氏之基業遂不安矣當時若使齊室僅得中主君臣以乘其亂則百年之寇一朝可平惜其怯懦太過坐視其亂而無能焉上失天意下違民心豈不惜夫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師尋退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申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

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守備魏兵尋退

臣燾曰善保國者保其勢不保其形使吾有不可犯之勢敵有不敢輕之心雖無金湯之形猶足恃以自固故兩敵相對莫肯相下者重其勢而已齊明之初河北之人未測其淺深君臣聚議不敢輕動魏文雖違其臣民之言為空國之舉而其心猶不能無畏齊之君臣若能使荆蜀之人佐襄陽之救據城堅守以留其歸而出吳

越之甲發江淮之衆分為兩道東道向冀州西道衝中山乘其遷徙之未定軍師之未返而擣其空虚則魏之返救將不暇振旅襄陽之圍自解魏之匹馬自是當不復南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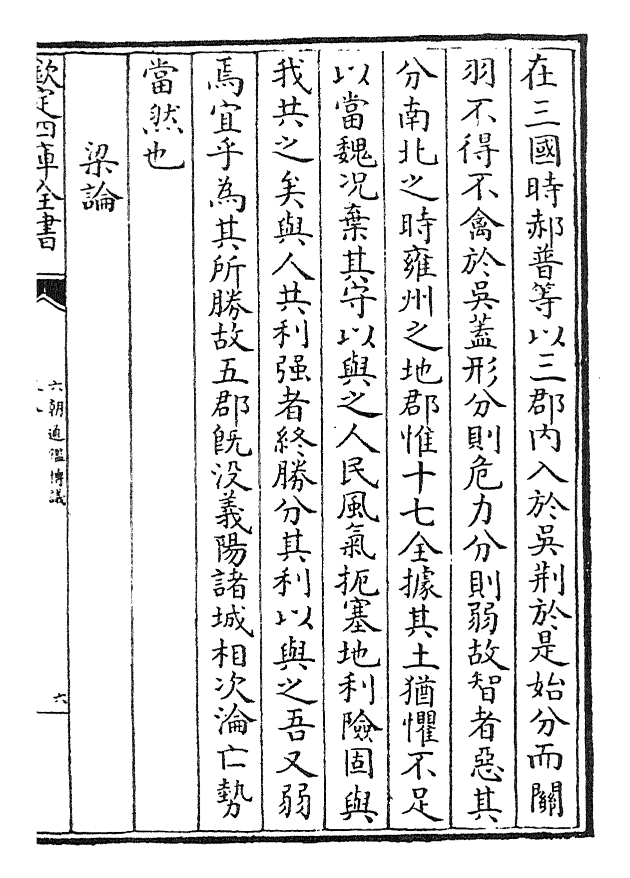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没

四年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南寇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寇向襄陽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

之羣氏甘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梁州刺史陰廣宗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猷等靈珍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陽太尉咸陽王禧攻之已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魏右軍長史韓顯宗將别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濩援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四千餘

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禝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襄陽五郡已没

臣燾曰天下形勢之地全得者强偏得者亡在春秋時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始判而紀侯不得不下於齊



在三國時郝普等以三郡内入於吳荆於是始分而關羽不得不禽於吳蓋形分則危力分則弱故智者惡其分南北之時雍州之地郡惟十七全據其土猶懼不足以當魏况棄其守以與之人民風氣扼塞地利險固與我共之矣與人共利强者終勝分其利以與之吾又弱焉宜乎為其所勝故五郡既没義陽諸城相次淪亡勢當然也

梁論

臣燾曰臣嘗論武帝居可為之時而無必為之志晉通
大晉之際元魏已衰女主顓朝姦臣擅命危亡之形已
可見矣武帝乃命夏侯亶拔壽春湛僧智挾廣陵韋放
拔渦口淮上之地一旦盡復又命陳慶之送元顥還北
慶之自銍城乘虛進兵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
克魏主遂棄洛陽渡河走真所謂有可為之時矣使武
帝既居可為之時而有必為之志分命諸將乘破竹之
威與慶之犄角一軍踰函關徇秦隴一軍度青水掠青

齊一軍跨河追躡魏主時元顥既得志已有叛梁之謀因命慶之數其背叛之罪斬顥據洛嚴勒中軍為諸將節度河南之人既失其上無自固之心青齊秦隴聞王師之至必皆降附然後秦隴之軍自臨晉濟河青齊之軍自碻磝濟河諸軍並進以蹙元魏元魏雖有爾朱榮之兵又何足以抗吾堂堂之鋒哉如是則元魏之主必面縛軍門而混一之功成矣奈何慶之之行纔與衆七千人又不遣兵應援遂使元魏復強而慶之有沙門之

竄武帝謀之不善故也況武帝崇尚浮屠捨身施佛令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將帥之謀不暇顧問軍旅之事豈復究懷非惟混一之功齟齬無成至於邊鄙之防例皆闊畧所以侯景舉河南之地來降不能深思遠慮而墮其姦計夫武帝有可以混一之理而不能成混一之功侯景之來所不當受而又輕納其降既不能得河南則與宗社而並棄之孰謂武帝為有謀乎元帝以藩王將兵討平侯景功足尚矣然自元帝叔姪自相魚肉不

旋旆建康而止都江陵卒為外寇所乘終禍嗚呼如武
帝之賢而尚不克於此則元帝又何責哉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
都督征壽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
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為三栅冬十月元英諸軍圍賢首栅栅民任馬
駒斬由降魏魏人披闗要頼川大峴三城白塔

牽城清溪皆潰三年正月蕭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魏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丁酉戰于卲陽大敗梁兵上遣曹景宗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元英遣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魏召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澄引兵還壽陽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

恭隨方抗禦相持百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將退會道恭疾卒魏人聞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遣馬仙琕救義陽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上以功臣寢而不治

臣燾曰人有百金之資尚知高其柴援厚其門牆況有萬乘之國而不知愛之者乎故屏翰之地無事時尺寸

不可以與人而況多事之時可數棄之哉江左自元嘉之後股肱肘臂之地失亡幾盡要所存惟義陽爾義陽之地外通淮汴内連荆揚彼此津要行師之道義陽存則壽陽可復壽陽復則兩淮可收義陽失則非惟絶兩淮南望之意抑亦為建康後日之憂此國家之禍男機女運夫復何疑而梁之將不救梁之主不問棄以予人不甚顧惜夫兩淮失三齊又失義陽區區江左百孔千創補治之不暇何以圖人梁之不競有自來矣

臨川王宏帥諸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天監四年冬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宏軍于洛口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戰於陰陵伯敖兵大敗己酉將軍藍懷恭與

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已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臣燾曰知其術之不才而用之者謂之狂不知而用之者謂之愚狂愚之人敵之福也故魏之將為柏直而漢高喜袁紹之將為顏良而魏武喜汝州之守為元平而希烈喜孱君庸主自賢其臣以資敵人固無足怪而梁武以英傑之資與臨川親兄弟閒平居相處固知其不為才而況當開國之始興問罪之師此敵人所以伺候以為進退四方之所觀望以為去就其舉也不可謂之輕武帝不以屬之韋叡龍虎之將而付之頑嚚不友之

弟使百萬之師一朝爲散若敵人乘之則社稷存亡或未可議嗚呼棄民則不仁資敵則不智知其不可而爲之則爲狂君子是以知梁之不永蓋武帝之智荒矣

魏攻鍾離爲韋叡所敗

六年春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爲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

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願賜寛假魏主復賜詔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憂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守形勢紹見鍾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旬日至邵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植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比

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大眼將萬騎來戰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一日數合英乃退師魏師復夜來攻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上命叡等為火攻之計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泰郡太守李文静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别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脱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而崩悉棄其車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臣燾曰善戰者小挫益厲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出敵之不意小勝益急所以乘敵之不支昔者項羽之東漢人追之不復顧盟薛仁杲之走唐人追之不復援師

以為施刃之勞既已一克則破竹之勢固當盡解南人分裂迭相攻討南人以百萬之師潰之洛口江揚危懼荆襄震怒此天以梁賜魏也魏人不知乘鋭挫堅守城不進使韋裴之徒得徐為之計反為所勝棄甲投戈奔走不暇此天以魏賜梁也梁人固當乘之不可失矣出吴越之甲發淮泗之衆間出其後直趨馬頭柴險道塞歸道使魏之匹馬不復北還而元英之徒矜甲麾下乘破英之勢席卷而前威震内外自江以北無立草矣惜

其君臣之志止於退敵失此機會遂無恢復之期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七年正月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垂瓠命於齊茍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移書未至上領軍將軍吕僧珍與紹言愛其文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

也因召見賜衣物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

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

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魏主不從

臣燾曰聖人治己而不求於敵使吾之法制常明將士

常練積聚常厚上下常相親不可勝之備固常在我敵

欲攻則與之進戰敵欲和則與之休息不攻不和固守

以待和戰之端唱之者敵吾特因其來而應之則在敵

者常汲汲在我者常有餘昔者秦閉關養威諸侯來攻則開而與之戰諸侯來和則取其地而聽其約秦之為秦蓋自若也而諸侯終不能自謀梁武帝當爭奪之際溺宴安談空虛徹去禁防而亟求於敵敵若不予我又去備豈不為梁氏之大害故上策不若自治以待敵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宋 李燾 撰

作淮堰

十三年二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

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木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

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

臣壽曰天下有大利聖人不輕為非惡利也以其所害有大於所利爾河之勢天造地設自神禹不能回特因其勢以導之况下於禹者乎故孝武之時嘗事匈奴而齊人之計欲回河水注北中可使終漢之世無北顧之憂非利不大也而武帝不受以為區區之力豈能與天地爭未必有功徒自耗爾南北之時魏梁相持壽春在魏梁人欲之不患無隙而輕信弗詢之謀重營難成之

事求堰淮水以灌壽春立計新奇造端宏大恃其區區之衆欲與淮爭勢與天地爭力自勞其民決無所就不待智者而後知借使梁人用堰淮之衆以戰何戰不勝用堰淮之財以食何食不足養財蓄力以乘敵釁壽春固在其掌股中矣不知何苦而為此計也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

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乃使臨淮王彧為都督以討彭城三月上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

泣綜由是自疑常懷異志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没勅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六月綜夜出步投彧軍及旦齋内諸閤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軍退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

臣熹曰自孫氏建國以迄於陳凡傳六代而所守不過

三門欲進則守河欲固則守江處攻守之中圖進退之全則守淮蓋守江則已蹙守河則已遠蹙國而守非勇者不能遠國而守非强者不能孫氏臣主俱豪兵鋒所向迎之者破故能畫長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後宿將舊臣彫落繼盡而其孫用之則危矣劉氏將卒俱精威震天下力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跋赫連不敢顧眄而其子効之則敗矣故惟勇者為能守近惟强者為能坐遠如其未能莫若擇利害之中守兩淮

之地據地險待天時天下無釁則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齊天下有變則分命大將將淮北之衆可以出冀兖搖青冀發淮南之師可以襲許洛取梁宋近固國本遠中主威此實攻守之基不可不固而兩淮之地南北餘千里分兵而守則力不足發兵而守則内可憂故欲守兩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壽陽若顧二鎮聚兵甲蓄財貨大佃積穀守以良將以勢臨敵敵人則終不敢越彭城以謀淮南越壽春

以驚江揚兩淮安則建康可以奠居故高城深池不必皆守廣土衆民不必皆攻善攻者攻其根善守者守其門攻而拔其根則枝葉不待揺而落守而扼其門則堂奥不待據而安南劉以來常守一城以奠兩淮佛狸雖以回山倒海之力孝文雖以吹唇沸地之威南臨瓜步西向荆襄南來之勢意若無呉而回轅之日不能有呉之一民豈非敵之根本初未有差雖得其四支長淮限其外大鎮逼其内夏水忽盛津道無由聚兵積糧適為

敵餌故魏人不敢輕顯初欲輕棄彭城遠營青冀而尉元以為憂孝文欲過彭城戍淮南而高閭以為憂元英欲越淮外取鍾離而邢巒以為憂此北人之所深忌而南人之所當守而梁武得之不甚重失之不甚惜任其去來不復顧念撥根本而欲長存得乎哉

夏侯亶等攻壽陽李憲以壽陽降

七年正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没復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十一月亶等軍入魏

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臣熹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失壽陽之謬也江左自薛安都之變而失彭城常珍奇之變而失垂瓠慕容白曜之攻而失三齊魏孝文之攻而失五都元英之攻而失義陽四垂藩離開徹殆盡而不足為建康危者壽陽存焉耳壽春者淮南之根本淮北既去則淮南當守淮南欲

守則壽春在所先圖譬之常人之家必有堂奧之居收貨財聚子弟以壯一室之望四隅之地雖有傾敗而堂奧之勢不可不壯壽春在當時江淮之堂奧也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江之富北接梁宋西通陳許五湖之阻可以扞外淮淝之固可以蔽內壤土富饒兵甲堅利壽陽安則淮北有收復之望河南有平蕩之期壽陽一去晝江為守使敵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轉盼之隙則江揚荆襄其勢孤矣故壽陽在敵則吾憂在我則敵懼我得

亦利彼得亦利此兩家之所必爭孫曹之敵壽陽在北南人爭之兵不虛舉毋丘諸葛繼為叛亂吳國因之以謀壽陽司馬兄弟親冒矢石不敢徐行孫氏祖孫經營三世卒不能有而國并于晉者以壽陽在晉羊祜杜預得扼吳人之吭而蹈其胷背於肘股之下也晉自五馬渡江開國一隅而壽陽得失常為之休戚祖約入于此而庾亮不得安居袁直入于此而桓温不得奠枕石勒苻堅皆困于此而不得進自宋以來宗室繼守繕甲聚

兵惟恐其闕索虜垂涎江南為日久矣恫疑虛喝而不敢前淮南之兵有以虞其後爾奈何蕭齊之季孱主不君孽臣外叛以壽陽入于魏而魏人政亂得不能用復輸之梁豈非正朔所在上天眷佑故要害之地不使在敵梁既得之可以為恢復之漸不可復失矣昔者周有朔方之城而詩人歌之魯有寶玉之得而春秋書之壽陽要害豈不重於僻遠之朔方無用之寶玉哉梁之君臣不知愛重以與侯景不甚顧惜使景因此以墟江陽

一亂不復而江南之勢遂去者以壽陽先也故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壽陽之謬也

陳慶之送北海王顥還北

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臣燾曰君子不能為機亦不能失機先機而為則為妄動臨時而失則為無功機會之來不可不察昔者晉文之伺楚反國三年楚人出師遽起而乘之一戰勝楚遂

伯諸侯越踐之伺吳待之二十二年吳人往盟方出而赴之三戰至吳終復大恥三年而用之君子不咎其速機已至也二十二年而用君子不以為遲機未至也機未至則嬰兒處女敵人開户機已至則迅雷搏虎敵不能拒養兵以待機因機以用兵故惟不動動則有功自羣胡内亂五馬南渡天下遂餘二百年而不能混一者失其機也自晉迄陳有大機四而南人不知乘不亦惜夫方晉元帝之初中國無政蛇豕肆毒石勒初得中山

造次未定而祖逖方在河南謀為進取晉之餘民昂首傾耳想聞官軍之鉦鼓逖若乘賊勢之未定因民心之深望掃河南之衆推鋒而前則石勒可禽乘破勒之勢則劉聰王彌之徒破膽而不敢戰矣而逖方且臣主相尤軍師不出以至身死不能成功因使劉石之徒遂為深根之寇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念私延及孝武苻堅提北國之衆投之淝水返國未安姦孽未除慕容姚氏爭為割據此連雞不能俱飛鬬虎可以兩斃矣晉若

乘之可以雙舉晉人蹈機而不知發幼度方且出歸漕粟以慰苻丕之窮劉牢之方且策馬過淵以增慕容之勢鼎足之形遂成中華之民重困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氣怯延及於宋高乘天之厭亂民之惡敵出兵四征芟夷殆盡雖赫連拓跋而膽已破矣宋武若能用戰勝之鋭以乘不敵之勢秣馬厲兵問罪四方則五胡遺種可膏斧鉞西北餘民可使返冠帶而武帝未忘其漁樵之志猶顧念江淮之地奔走還師以秦遺人事機之

會一失南北之勢遂分此機之失失於志卑延及於梁武天厭魏祚禍其社稷女主專朝逆黨興兵君臣内亂無暇外圖南人若乘其間復收侵地發江淮之衆以衛燕伐徐命荆梁東西齊舉則混一之期指日可冀而梁氏父子方且高談釋老專營塔寺天下萬事無意經略遣偏將提輕兵深入邊庭不復繼援以敗其成功此其所以失機失於志荒機會之來豈可數得而屢失之可不深惜蓋天下之事德均則論勢勢均則論機而二百

年間四失大機故有志之士莫不惜於斯

納東魏侯景降

中大同元年河南大行臺侯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

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爲歡

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

擁兵自固太清元年正月歡卒景自念已與高

氏有隙内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澄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内附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歳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

宇南北歸心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若拒而不納恐絶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洪正善占侯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二年秋七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為名

臣燾曰智者能弊敵而吾受其利不智者徒自弊而何利之足云越之弊吳鬬其民而已秦之弊諸侯鬬其交而已漢之弊項羽鬬其君臣而已使自糜爛我乘其弊

故不勞而功成不戰而敵破南北相持戰爭歷年而不能相并不知所以弊之也當高歡之死侯景分齊國之半求援於梁以鬬其君此可弊之會而亦利害之機智者所當審處夫以景之凶事齊齊不容之魏魏不内我君受之是代受其禍以景之才而河南之地密爾淮甸我君辭之則禍起目前故受之則變遲而禍大辭之則變速而禍小辭受之間利害之機不可不謹蓋景之南來非惟藉南之勢以復讎於北亦恐南與北通而前後

蹙之也為南計者莫若用漢之所以御匈奴用唐之所以待突厥遣行人為卑辭以拒之曰區區小國何敢言臣哉欣戴有德掃除暴亂君若出河南之甲以快意於北則國請以賦從興師問罪願為前後之援事定功成永結兄弟之歡景得此則必喜而禍偏萃於齊矣使昏虐君臣相魚肉我因其隙收兩淮復三齊繕甲治兵以待其釁可以坐享其利何苦而信不誠之言冀无妄之福其始也褒崇尊大惟恐不至其終也規圖掩取惟恐

不深方其微而尊之使强及其盛而激之使怨使不圖之終成大禍而為人之利焉可謂之智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正陽侯淵明請行許之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刺史正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在外聞之入曰鄱陽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上默然

曰會理如何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上聞不悅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上命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旬日而成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以慕容紹宗為東南行臺與樂偕行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

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紹擁衆數千不敢救遁還紹宗將戰一一引將卒謂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梁兵大敗淵明胡貴孫等皆為東魏所擒

臣燾曰蒲柳之資不可以經嚴秋蔓葦之草不可以逆

怒風當危亂之世欲建非常之事故非常才之所能勝故漢之興為漢爭天下者蕭曹而代仲不與焉唐之興為唐爭天下者英衛而神通不與焉二主非不愛其親時有不可以梁武當戰之初時為進取之舉委任英豪猶慮無成而況淵明會理之不才居無事時猶當富貴之不及以政況當多事之際而使之握兵柄司民命任安危之寄乎嗚呼納侯景之非宜用會理之非才武帝皆明知之矣冒而為之不顧其害天豈奪其魄耶乖錯謬戾

何至於此

侯景敗還據壽春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

乎神茂曰黯雖據城足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我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謀可說而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縱使獨存何顔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悦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

臣燾曰壅水當壅之於源治病當治之於微泛濫而後

治則神禹不能為功膏肓而後救則扁鵲不能為術故智者欲其辨之於早也侯景之凶其處心積慮固非一日五尺童子皆明知其心而武帝不知也及其渦陽敗績匹馬南還誅守將奪壽春不以事上聞反形見矣武帝固當少悟而徐為之計當此之時景兵新敗銳氣未復初得壽陽士心未定若乘敗氣之未復衆心之未定命將出兵而問其罪間結壽陽士心使為內應內外蹙之則侯景之命一夫可制此之不圖俟其徑度采石直

指建康而方欲折箠笞之不亦晚哉

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宋　李燾　撰

岳陽王詧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畧江漢

三年十一月岳陽王詧旣與湘東王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滎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

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為質於魏泰欲經畧江漢以開封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缺）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臣燾曰君子志於義而利自隨之小人貪於利而姦以濟之姦逆之謀利未至而害及焉惟君子能長有利昔

者晉有驪姬之難文公在翟惠公在梁及奚齊不終秦人里克欲納文公文公辭焉欲納惠公惠公許之外以賂許其敵内以賂許其臣區區之心急於得國既得之後而不能償其所許外憤内怨卒不能安文公徐起而收之安有晉國以伯諸侯故君子之不欲速所以久不見小利所以圖大利也當梁蕭之季因循之間以至失國而百姓未嘗一日忘之蕭詧以武皇之孫擁襄雍之地布德行惠以招大國之民伺湘東之隙則復大業雪

讎恥安忠不成而借寇讎之兵而害其懿戚旣而折地
失位受制於敵為後世笑其所謂利果何在哉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益州遂陷
世祖孝元帝承聖二年上聞益州刺史武陵王
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
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員
照之謀員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

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
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舉諸將咸難之大
將尉遲回獨以為可泰乃遣回督原珍等六軍
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臣燾曰連城之璧照乘之珠途之人知其不可以示盜
賊況國之利器可輕以示敵乎故三監嘗叛周而周未
嘗借兵於玁狁七國嘗叛漢而漢未嘗借兵於匈奴惟

唐肅宗用回紇德宗用吐蕃其後入京師掠鳳翔欲借其利反為之害蓋示以利柄生其貪心則其為禍誠未易言梁魏之際蜀之在梁梁之寶也深閉固守猶懼敵之窺焉而明示之使之兼并是元帝之智曾不若途之人也況武陵之變王陳諸將自足以制其死命何必以利資敵而自為之驅除哉

元帝都江陵

八月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

尉黄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轂諫曰
建康王氣已盡與寇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也上令朝臣議之黄門侍郎周洪正尚書右
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見列
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人皆
曰洪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洪正面
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
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曰勸

吾去者左祖左祖者過半武思太守朱買臣曰
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
陛下勿疑以致後悔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
吉對上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
等議
臣熹曰王者必居形勢之中以為四方之望商都亳周
都洛秦漢都長安天下之中也魏居許吳居建康蜀居

成都一國之中也孫權欲都鄂而昭烈不可温嶠欲都會稽而王導不可以為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後倚百越左擾泗海右連荆蜀緩急有變左右前後迭為屏蔽此於形勢之中王者之居也而元帝有如此之勢不能居之顧戀舊鎮不忍輕去不知蜀雍既去楚為孤立介居一陲前後無援是自閉於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嗚呼項羽念霸楚而失關中梁元念江陵而失建康皆以匹夫之智遂失天下之勢以至身亡豈不愚甚矣夫

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三年冬十月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

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

城魏置防主將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

禦內實防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冦貪惏肆

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為之今魏之精卒盡萃於此若殿

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

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
陵百姓撫而安之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
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詧曰
魏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
遽為魏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擄
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臣燾曰周之取梁幸也非智也臣謂其智於取雍愚於
取荆其不敗於荆者幸也梁以襄陽為雍州其地北接

宛洛跨荆楚襄陽既去則江陵受敵既危則建康可憂楚之北門吳之右臂周瑜嘗欲據之以蹙曹操關羽嘗欲取之以震許洛元魏嘗欲圖之以揺荆沔古之英豪所以勤身殘民百戰而爭其不可得者不幸天欲禍梁兄弟内亂自納於周周人從之不待其言安得不謂之智而當是時北有高齊南有王陳諸將輕出其兵越人之都謀人之國若岳陽從尹德毅之言則齊人殲于謹之禍見于目前西北之寇亦起而軋之周之為周或可

寒心安可不謂之愚嗚呼以累世之敵一言來赴其意豈世梁哉蓋欲虞虢我也而梁人不悟始也為之役中也聽其命始終不悟自墮其計中可謂幸矣

陳論

臣燾曰臣嘗論南北之際宋梁為強齊陳為弱梁固強矣而宋最強齊固弱矣而陳尤弱江南建國蔽之以淮淝之阻則藩維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險則上流乃安齊雖云弱蜀猶在我裴叔業之未叛淮南尚未失也自侯

景之亂梁室遂微高齊遣辛術掠江淮藩維之勢無復存矣西魏遣尉遲迥入益州上流之援無可恃矣及後梁國于襄陽又遷于江陵則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卧矣此陳之所以尤為弱也宣帝大建中雖命吳明徹乘高齊之衰收復淮南又欲經營徐兖而乘周人滅齊陳師敗於清口由是自江以北復歸於周夫荊襄之地既以陷没上流不安乃欲遠爭彭汴其功之無成宜哉大抵吳蜀相應如左右手苟與人鬭左手雖奮

而右無以應之則不可望其能勝也如有蜀則吳強無蜀則吳弱東晉以平李勢宋武必平譙縱至於齊梁而無西顧之憂其間惟陳氏無蜀是以魏取西蜀晉既代魏而因以平吳周取蕭㧑隋既代周而因以入陳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晉與隋耳則皆以無蜀而亡然孫氏雖無蜀而荆州無恙陳既無蜀又無荆州故孫氏之禍遲陳氏之禍速所以畧異蜀與荆州其與天下重也如此詎不信夫

吳明徹伐北齊收復淮南之地

宣帝大建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瀘毦出歷陽齊人遣軍救歷陽庚申黄瀘毦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辛酉戰于吕梁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畧戰死甲子南

譙太守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擾克盧江城歷陽窘蹙乙降黄瀘甗綏之則又拒守瀘甗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進軍合淝合淝望旗請降己卯齊北高唐郡降乙酉南齊昌太守黄詠克齊昌外城丙戌盧陵内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辛丑吴明徹攻壽陽堰淝水以灌城乙巳躬

擐甲冑一鼓拔之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
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
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十二月壬午盡復江北
之地
臣燾曰江南之國六吳陳為弱而孫氏久陳氏蹙薦紳
之議以為孫權勇而能斷陸遜忠而能謀臣主俱賢故
能保有江南以遺後人而陳氏主荒臣謬刑政不立故
不能永世以為人驅除是不然以高帝之英豪斬侯景

定僧辯南刼齊師取梁國如反覆手繼以文宣之恭儉勤政而徐陵吳明徹佐之君臣父子豈下孫氏而長短異効强弱殊勢何也吳得荆通蜀而陳失之也荆蜀居江之上流敵得之可以順流而窺我我得之可以據流而拒敵吕蒙用於吳而欲收荆陸遜用於吳而欲收蜀誠以利害之地不可不先圖故陳氏之失失在於急爭淮泝綏圖荆雍蓋淮泝之地前限大江猶在城郭之外可以施扞禦之力若荆蜀之勢則竊發肘腋直擣心腹雖

有智者不能為之謀陳人徒知乘齊之亂而圖淮南畏周之强而緩荆雍不知當此之時周亦不得為無事强臣專政幼主內憒此可以為之討矣陳之臣主若能遣辯士損萬金交鬬其閒使之君臣相爭朋黨分立內自為圖不暇外謀則陳氏君臣孤注而已我因其隙移伐汴之衆疾攻而取之乘破梁之威率兵西下徑出潼川直指成都則劒閣之道自成斷絕祖孫氏之餘智收荆用蜀進可以圖天下何至於不能自守捨此不為空爭

兩淮譬如壞牆修治補葺未必可以禦寇適足以自困故孫權常欲上岸取徐州而吕蒙以為不可欲擒曹休震洛陸遜以為不可至於荆蜀則圖之惟恐其後守之惟恐其懈彼其用吳為審於陳是以能久

吳明徹與周爭徐兖之地明徹大敗

大建九年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兖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彦嬰城

自守明徹圍之十年正月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時明徹苦背疾篤甲子決堰乘水勢退軍兾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没於周

臣燾曰凡用兵者吾之所長吾則出而用之吾之所短吾則匿而置之此非善用兵者也吾欲用長而敵將不與吾爭吾欲匿短而敵將強與吾角此其所用猶有所窮不若因其所短用其所長昔者戰國之時晉悍齊怯孫臏因齊人之怯減竈以疑晉而龎涓禽三國之際魏勇蜀懦諸葛亮因蜀之懦立法以制魏而仲達走可謂善用所長矣江南之人雖城守有餘而野戰不足剽悍之氣實輕於進明徹若能作其輕進之性與為掠地之

討簡輕騎率步卒使勝則輕進敗則易退不幸而無功猶足以自全而欲以舟車為攻城之具水勢為進退之資置所長暴所短以與人爭軍敗身執自取之也

周師入寇江北之地皆沒於周

十一年冬十一月辛卯周韋孝寛分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黄城梁士彦攻廣陵甲午士彦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亮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

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
軍事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
魯廣達帥衆入淮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
焦湖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寛拔壽
陽杞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廣陵辛亥又取霍
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陵為大都督總水
步軍衆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臣熹曰善取國者取之漸取而敵不知善守國者守於始守而敵不議秦之取諸侯歲用十師而十萬之衆所爭不過一城長平之戰殺人之將坑人之兵震動天下而其所得上黨而已故秦之所攘取者不過尺寸而諸侯無甚顧惜不知日削月朘地盡而身隨之此秦之所

以為善攻而諸侯之所以為不善守周之取陳蓋用是道惜乎陳人之不早悟也方其取蜀取漢東取沔北既而江北之地又盡取之斬其指爪而陳不知痛及芟夷殆盡方欲出兵而與人鬬何其悟之晚也古之人尺地一民不輕以予敵恐其浸淫殖食將及於心腹耳

隋取江南

隋高祖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

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戊辰陳主下詔中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

魯廣達並為都督將兵領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拔京口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月拔之江南父老來謁軍門晝夜不絶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縁江諸城望風並走己卯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内處分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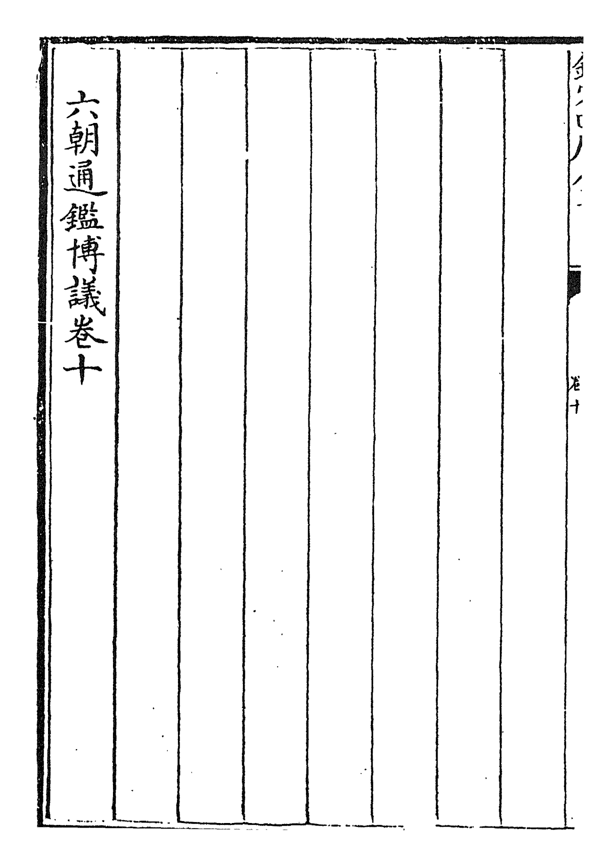
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甲申使魯廣達陳於
白土岡蕭摩訶軍最在北君弼登山望見衆軍
因馳下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
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弼吏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騎卒潰亂擒摩訶任
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
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時
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皆召入

禁中令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臣燾曰聖人之於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倚岳為城塹海為池高而不可攀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使山海四敵而國家無政形勢不立敵人過之如涉平地譬之千仞之山萬仞之淵而無龍虎之威則牛羊牧其上舟楫泳其間而無所甚憚知其不足畏也故欲立國者先立其勢不可犯而後國可守孫權宋武之所恃

以守江南不特恃萬里之江亦恃其法制嚴將卒勇而二魏之人不可輕犯也江南自宋武之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觀何欽容之言視孝武之所為而知風化之不厚觀任昉之彈四户諸鬼之目而知政刑之不立見元嘉之敗洛口之潰而知軍旅之無素薛安都常珍奇之變裴叔業亦欲為河南公而將帥無腹心之撫彭城之誅義宣之變重典籖之官而宗子無維城之固民風國勢所立如此而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萬里

民各有意是以萬里長江守之者無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積弱之勢有自來矣先王知險之不可偏恃以守國也故明政刑立法制厚風俗上下立分臣主一心使國勢炎然敵不敢近故能藉天地之形為長久之計向使四代之君能因吳越之資倚江淮之固藉荆楚之援明法立制務耕織選將吏修守戰之備君臣一心而闘北人則混一之計何患不成何懼不能守乎


六朝通鑑博議卷十